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

左編

臣類

相臣

相宋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侍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盡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爲館閣
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
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
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
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
文莊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
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
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
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
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

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

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
 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
 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卽行今
 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
 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
 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
 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
 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
 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央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
 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貴之富至于旬月

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侍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悻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克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薄。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克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薄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

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官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譏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

時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以其手藁爲按。旣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晦乞加宜擧，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

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自后以防矯僞。詔敕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極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詐。尚何懼。琦曰。若

但見慶曆間、鄉兵敕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克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

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日
仁曰明日武治國之要三日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
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
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
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
高居簡奸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
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詔錄頰邸直省官
四人爲閣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
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
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西

戎部將覓名酋欲以橫山之衆覈諒祚以降詔邊臣
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
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
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
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比不
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
下不觀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
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
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
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

非時奉策。昔匈奴冒頽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太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太客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早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

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

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重是也。光言：唐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

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弃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

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

何處得來

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

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

自道生千

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

天下不
算百姓
其甚

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以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情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歛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

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凡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刑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毀

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
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藎
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堯器。
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
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爲鷹犬
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
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
爲臺官、光出知永興軍、時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
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構、悉修城
池、樓櫓、關輔駭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

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宜撫之令皆未敢從若廷
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起入
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
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悉乃復陳六事元豐
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
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
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
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
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
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起光知陳

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亦之民引領拭目以
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
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
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揀焚拯
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
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
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
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
問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
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時

青浙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
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
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
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
委首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
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
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
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
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官虛已以聽遠夏使至必問光
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畢仲游士安之孫。早受知於光。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

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
闕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
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
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
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
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後。所論新法者
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
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掇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
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
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

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
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
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
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
其慮後仲游亦坐黨籍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
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由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
九月薨年六十八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光孝
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

夏縣展墓必過其凡旦旦年然非奉送如嚴致係之
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稍信悟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
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
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
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
論光誣謫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斬棺帝
不許乃令奪贈諡卞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
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叅軍徽宗立復太子大

保蔡京擅廢復降正議大夫蔡京奸黨稱冷郡國皆
刻石張安石不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
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
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殺不敢難乞
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未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
康无筭還贈益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范祖禹言光
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
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祖禹嘗從
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
念豈可不敬耶呂公著曰昨使莽丹虜中接伴問副

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今爲翰林兼侍讀。虜曰。不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光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韓琦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彥博。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彥博以書示光。光曰。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琦後得彥博書。示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光嘗問邵雍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光深以爲知言。雍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熙寧前。士大夫未有談禪者。獨富弼問法於顯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

本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之
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
光范鎮以爲不然

宋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
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川
邵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
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
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謂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
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

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辭。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君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勤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

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二年爲御史
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
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殲之以威勝
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
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
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
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
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起知審官院帝從容
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
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

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刑，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定州安撫使，徙揚州。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還朝。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自

人君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同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舉行之民歡呼歌舞咸以爲便光

堯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于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敝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悉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歎服三年拜同

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
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三詔建第於東府之南
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
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
二月薨年七十二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
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
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
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深敏量闊而學粹遇事善決
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
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

期公未嘗
不可與言

坡傳事新
聞

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常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公著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

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僉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無諱公著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

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
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
上知公著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在車之式。公著嘗
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
著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
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知。仁武而不殺者。然
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著以好勇黠武
爲戒。公著平章軍國。省門下因語攻。或曰。嘉問敗壞
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
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

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
嘉問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爲屬提舉市易務初嘉
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
外呂氏號爲家賊

宋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
之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
皆無蕪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
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
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剋剔

不下堂知
一已法行
用此

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杜衍老居
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
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
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
知子異日必爲此官非老夫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
略似衍云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
景靈官頌謂敕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無可廢
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備周一紀逮事先后祗
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
廟諡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諡冊之義請祔郭皇

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爲陰通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諡則不爲通矣公亮歎重遷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

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公隸之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
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
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部驛
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閒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
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又請
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
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
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
送荊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
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

洵嗚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遽入奏稱善久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裡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起越資品令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太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關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太臨對

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
克後爲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
博士員外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
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
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
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啟。則士途奔競之人。希望不
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
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
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知亳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嘗
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請。我執政可得也。頌

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
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
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
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
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
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莽丹遇冬至
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
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
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

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遣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穢頽彈壓當以杜後惠文治之非毫髮以

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
舒亶糾其故縱貶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
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
特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爲婢所弑開封治獄法吏
謂李不明言使弑姑法不至死或譖頌欲寬世儒夫
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
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論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
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
自言毋重因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
罪何傷乎卽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爲疑

及漢漢實乃大理丞賈種民請減其吏傳教也。由是
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惟薄事。頌應曰
然。以是爲滯獄情。罷郡未幾。知滄洲。入辭。帝曰。朕知
卿。次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
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
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朝本無文武之別。
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
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
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陛對。
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勢丹通好八十餘

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思修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季日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歿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

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祿大宗之重也臣聞
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
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
就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
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
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
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
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過非講讀
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頒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
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蔽

光緒

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歿，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朴絕僥倖之原，深

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
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司矣
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
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知揚州徙河南
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官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
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幼年諸臣太紛紜
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
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
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
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宋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亾金主雍新立中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

知兵

羽儲

長安名臣
知兵者
走

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叅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圖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搗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

陳七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尊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典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穉附宰臣湯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劾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真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

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社稷計願陛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卽令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積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元年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常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爲叅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卽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實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逾年授吏部

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恬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覲中外稱快。金遺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亾。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亾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

之破字
止同多欲
非止兵籍
奏然則政
不在中書
免哉

大臣葉頤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於是劾秦洪邁
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
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
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
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
天下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
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
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其事會揚州奏琪
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于上未嘗有是命俊卿
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入主萬機豈能盡防閑

禮曰以方

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上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中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材。豈爲宮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制授尚書右僕射。俊卿

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
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守
牧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入才賢否虞允文宣撫
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
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
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民恐不及事請於揚
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
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陳戰農隙之日給以
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都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
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

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願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

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烈義不越尊俎。固已震懼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爲後戒。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覲快快而去。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劄諭俊卿。俊卿素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

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討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克，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卽杜門請去。帥福州，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傳，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贓吏已經結勘，而內批

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扞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扞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錢。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

俊卿奏非便上手劄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本
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
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上謝聖恩勿祈
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
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
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
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正邪斥權勢無顧避凡所
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
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

宋杜範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喜定元年舉進士再調婺州司
法端平元年改調軍器監永明年入對改秘書郎尋
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
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紀綱蕩然風
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
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
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
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目沙汰未幾而旋
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
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

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得，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明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訐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愈

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故。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歿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絕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閹、任詐、謀罔之弊。于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不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

之譽以固寵。宦游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
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
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棄。罪貶
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
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
監軍群聚相剽。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
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闈。禁約閹
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奸。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
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
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

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受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苴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異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卽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已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臺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葉而

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存。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于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爲聖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

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卽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辯範又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辯之章見其交鬪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旣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

復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如臣等言、是卽乞
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
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
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
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卽渡江而歸、授浙
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嘉興、二年、差
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早曠荐臻、人無粒食、楮券
猥輕、物價騰踴、是內憂旣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
關、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
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爲、欺、蔽、勝

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旣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孽吐芒。方冬而雷。旣春而雪。海湖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夫歿於干戈。歿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歿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交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二十年醜成。

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裏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汗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讐。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恠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舐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待此一念。振起頹頽。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

侍郎兼侍講拜中書舍人改禮部尚書淳祐二年擢
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
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
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
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
不得出李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
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
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有丞相範以遜
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
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亟治本請政事當常出

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整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常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窳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早降恩澤。外前朝杜術例。範甚。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

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譽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鑄抵戢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諸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

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賊罪案上卽行下勘證。果有賊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賊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賊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修

職業朝廷不以獎例而過恩。宮庭不以恩私而廢法。勲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閭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做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障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

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計功得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

傅諡清獻